

人与自然

和春天握手

◆ 芦苇

窗外有棵树，是柳树，树冠与我的阳台齐高。因疫情困守在家的日子里，我与这棵柳树朝夕相对。相看两不厌，唯有窗前柳。我总是习惯于从它身上，打探春的消息。

不只是我，邻居们也关注着这棵树。阳光很好的时候，都站在阳台上看看树。这时候，在大家眼里，树就是春天。今天一大早，有人就喊：柳树发芽了！声音很惊喜，仿佛偶然发现了什么宝贝。

我和妻，还有儿子，也涌到阳台上。果然，柳树发芽了。一粒粒细小的眉眼儿，羞羞地，簇在柳条上，像少女在帘后犹抱琵琶半遮面。我们看着，心是喜悦的，相信用不了几天，春风裁剪，将这小小的眉眼儿裁剪开，绽成细长的柳叶儿，那时候，就会“万条垂下绿丝绦”了。

在树中，我最喜垂柳，它总是低眉顺眼，把目光垂向大地，不像白杨，总是意气风发的样子，向着蓝天伸展，再伸展。这不是垂柳不求上进，只是比白杨更多情，要不，古人怎么会喜欢折柳送别呢。

几只喜鹊，总是站在柳树上，喳喳叫。它们不知道疫情，它们也许只是奇怪，这个春天怎么会这样安静。我静静地听它们唱歌。这歌声是抚慰人的。我将饭粒置放在阳台上，偷偷躲起来偷看，喜鹊就会东张西望一会儿，然后放心地落下来吃。

更多的时候，我只是站在阳台上，看垂柳的枝条，在春风中摇摆。看得久了，总是恍惚以为，垂柳是位长发及腰的姑娘，正在我眼前梳妆，柳条的每一次摆动，都是她在笑，笑得枝条乱乱颤。

喜鹊在柳树上蹦来跳去，让我很是羡慕。这时候，我情愿是只喜鹊，想飞了，就在蓝天上无拘无束地飞翔，累了，就落在树上小憩，梳理一下自己的羽毛。这样想时，因长期窝在家的烦躁就会渐渐消失，内心就会平静下来。

有一次我努力把手探出去，让手臂伸长一点，再去长一点儿——妻子在身后一边叨叨着，一边抱住我的腰，生怕我掉下阳台去，终于，够着了，够着一根柳条了。有种闪电般的战栗感从柳条传来。我相信，那一刻，我握住春天的手了。

那一刻，我与春天约定，等疫情结束，我会到公园去，到田野去，到大自然的怀抱里，喊一声：春天，你好！生命，你好！

品人忆事

抗疫时期的亲情

◆ 葛道吉

“春节能不回来看望老人吗？”李洱这句话，不仅仅是告知他回了老家，还说明古老文化的春节意义，更隐藏着有亲情在，天经地义的敬老。回家即是自然。

家乡已在期待，很多人盼望着能有一套签名的珍藏版。不巧的是，小城三家新华书店都没有了《应物兄》。网购业已停止，谁会不知道春节的力量呢？

想到老朋友成文，北京布克思文化传媒公司的成总，济源人，正在家乡筹办济源布克思分公司，专营图书。很快拿出一套供签名送人用。其实，大量的读书人早已买到了《应物兄》，能签名更是完美。几个乡镇、局委已把《应物兄》作为文化礼品奖励先进工作者，或者朋友间互送学习，实在是很有意义的事情。这对李洱来说是情理中的事，岂料这个可怕的签名数量，整整签了两天。

这两天是一个有序的工作流程。整箱的书乘电梯上至10楼，房间是流水作业，先有人把每一本书翻到签字那个页码，李洱在提供的名单上找到名字，准确无误签完，不忘在名单上把这个名字划掉，然后递给下一个人专门按上章，再由其他人收拾好重新装箱。近1000套的《应物兄》，上下册就是近2000本。当然，不断有人进来拜访，更有停下笔坐下来喝茶的朋友。看出辛苦，就打趣说：“当年莫言获了诺奖，咋过的！”李洱摇摇头笑了笑，加深着额头的纹路。

疫情了得，武汉封城了！当日离开武汉的人多达二三十万！李洱看着手机惊叹。武汉已经箭在弦上了，全国呢？我们春节后的活动就推了吧。李洱说。口罩脱销，消毒医药脱销，蔬菜紧俏……李洱看着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朋友发的微信，一脸的急切和肃穆。

有两三天了吧，天的脸色总不是那么光鲜。宾馆焦虑着客户的春节订餐，有些公开打招呼退订，没有招呼的呢？“明年年三十，要回去上坟的。”李洱说。是啊，当地有这个风俗。但是李洱明显不是入乡随俗走走场那个样子。我从他做完即刻扭脸背过去的表情，看到了他胸中奔涌着浓浓亲情的波涛。他要去祭奠自己的母亲。在自己潜心创作的时日，母亲走了。没能看到《应物兄》的出版，没能看到《应物兄》的获奖。当13年的努力圈上句号的时候，李洱掩面痛哭。在后记里说“母亲三周年祭奠活动结束后，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，我打开电脑，再次从头写起。这一次，我似乎得到了母亲的护佑，写得意外顺畅……”母亲也一定想知道它是否完成了。在此，我把它献给母亲。

李洱说：“明天就不陪你了，你到老娘的坟头报个喜吧！”我突然也扭了脸过去。片刻，我发现两个人都背着脸没去注视对方。大年初一中午更不便打扰，李洱要好好陪老父亲吃个饭，姊妹们也该聚一下了。我甚至不去打电话。直到下午四点，我想即便午休也该好了。电话接通，我直接问“没有喝多吧？”“就没喝！”“咋呢？你不是专门给老父亲带了酒回来的？”“疫情这么严重，在一块儿聚集不安全是其一，我不能控制亲朋好友的探望啊！”李洱看着我又说：“中午接到三个电话，有两个是站在家门口的，说想看望一下老父亲，街门怎么锁着呢……”

我看着不是那么清丽的天空，意识到媒体和一些标语的提醒是应该的。尽管有点“硬核”，像海啸一样轰烈而无情。“今天不聚餐，为了今后长聚餐；现在请吃的饭都是鸿门宴；不聚餐是为了以后还能吃饭，不串门是为了以后还有亲人；老实在家防感染，丈人来了也得撵。”……让人读得一愣一愣。细想，理在那儿摆着。大街上明显寂静了。行人、车辆几乎不见。宾馆更没了往日的繁茂，自助餐也不显露出一丝休闲与散漫。我和李洱面对面用餐，他突然起身又拿了个盘子，我以为他想

增加哪个菜或水果什么的，岂料他在两个谈兴正浓的服务员面前低语了什么，服务员及其抱歉地快速离开。原来，两个人没有佩戴口罩，面是忘了盖上盖子的菜品。

我心里不由涌起一股热流。不是吗？非常时期，来不得丝毫马虎啊！全国形势异常严峻，不断收到白衣天使忘他的英勇事迹，不断收到全国各地纷纷捐助、慷慨援助武汉的消息。李洱说初四回京，迟了路上会有困难。突然又有所思说：“《石榴树上结樱桃》的创作，17年了，那是非典时期，在家不能动，写成的。”

如出一辙的新冠疫情，不会像非典那么长时间吧！初三下午李洱突然打来电话，告知说“我已进入河北了，很快到涿州。走得急，没顾不上给你打招呼。”“怎么初四突然改到初三？”“有一辆亲戚的顺路车，现在不能坐高铁了。”

这我理解。但是有一点，我马上说：“为你准备的仁德丸子咋办？只能放下了。”李洱熟悉的笑声里，明显摆出了“情况吗，就是这么个情况”的架势。笑完了，说：“没事，让你的弟兄葛道宏先拿着，他如果享用不完，再说。”

很多朋友调侃《应物兄》中葛道宏是我弟兄，李洱也这样顺应着玩笑。我说“那好吧，多保重！”

新书架

《梦与健康》：告诉你一生的健康运程

◆ 王艳英

近百年以来，我们一直跟随西方所谓的科学理论研究梦，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弗洛伊德的《梦的解析》。回到中医对梦的理解和认识，中国人对梦的解析更为独到。每个人都会做梦，只分觉与不觉，那么，能够觉梦的人，可以通过梦境来预知五脏是否存在什么隐患，从而可以提前对身体进行调治，保证平安无事；不觉梦的人，对病症预示的一些重大信号不能未雨绸缪，当疾病成形时，就必定遭受很多不必要的痛苦。古人认为，人在子时到丑时之间，也就是在深度睡眠的状况下做的梦才有诊断意义。因为在这个时间段，人在白天处于活

动状态的意识会变得模糊，没有理性、没有逻辑，因此这时做的梦比较真实地反映人的情感和脏腑的状态。比如，在深度睡眠状态下梦见树，可能是肝胆系统出了问题；如果在浅睡状态下梦见树，则可能是因为白天参加了植树……

在本书中，中医专家徐文兵从道家和中医学的理论讲解中国人对梦的认识，告诉大家，你做的每一个梦，可能预示着什么病，以及怎样来调养。通过对梦的解析深入到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心理、精神、情绪、情感的认识。只有知梦、才能知身、知心，我们才能得健康之道。

无论是前线，还是后方，最激烈的交锋或是最温情的相视，我们都在战斗，我们都在坚守。

数字

◆ 贺红江

封闭楼栋为零，确诊出院患者清零，连续14天零增长……

从增到减的数字，从揪心到欣慰的信息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盼数字为零。

无论是前线，还是后方，最激烈的交锋或是最温情的相视，我们都在战斗，我们都在坚守。

在张家界社区楼栋防疫值守点，夜色已笼罩，楼栋长在灯光下梳理居民的出行次数，志愿者一一走访，保障留守老人的生活起居，社区工作者挨家挨户发放防疫宣传资料。

这些场景，这些数字，由秒到分，由分到小时，由点到面，从日出到暮色，你会看到无数家庭宅家也是做贡献，你还会在大街小巷看到，匆匆奔波的基层干部、民警、志愿者，静与动，攻与守。

千千万万的力量汇聚成战“疫”的海洋。

惊惶之后，伴随鸟语花香，生机勃勃的春日正向我们走来。

援鄂抗疫医疗队荣归

◆ 杨德本

黄鹤送行双塔顶，白衣解甲展春容。商都皆为英雄赞，民众争夸医护中。抗疫凯歌传高向，降魔壮举聚丰功。江城会战铭青史，天使光辉耀碧空。

金水春色

十里金堤满目苍，春风暖岸百花香。飞莺歌舞撩人醉，垂柳婆娑织锦画。楼影银波相映美，虹桥亭榭竞增光。更怜名胜沿河建，子产有知亦举觞。

连载

省府前街

冯氏转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人与自然

和春天握手

◆ 芦苇

窗外有棵树，是柳树，树冠与我的阳台齐高。因疫情困守在家的日子里，我与这棵柳树朝夕相对。相看两不厌，唯有窗前柳。我总是习惯于从它身上，打探春的消息。

不只是我，邻居们也关注着这棵树。阳光很好的时候，都站在阳台上看看树。这时候，在大家眼里，树就是春天。今天一大早，有人就喊：柳树发芽了！声音很惊喜，仿佛偶然发现了什么宝贝。

我和妻，还有儿子，也涌到阳台上。果然，柳树发芽了。一粒粒细小的眉眼儿，羞羞地，簇在柳条上，像少女在帘后犹抱琵琶半遮面。我们看着，心是喜悦的，相信用不了几天，春风裁剪，将这小小的眉眼儿裁剪开，绽成细长的柳叶儿，那时候，就会“万条垂下绿丝绦”了。

在树中，我最喜垂柳，它总是低眉顺眼，把目光垂向大地，不像白杨，总是意气风发的样子，向着蓝天伸展，再伸展。这不是垂柳不求上进，只是比白杨更多情，要不，古人怎么会喜欢折柳送别呢。

几只喜鹊，总是站在柳树上，喳喳叫。它们不知道疫情，它们也许只是奇怪，这个春天怎么会这样安静。我静静地听它们唱歌。这歌声是抚慰人的。我将饭粒置放在阳台上，偷偷躲起来偷看，喜鹊就会东张西望一会儿，然后放心地落下来吃。

更多的时候，我只是站在阳台上，看垂柳的枝条，在春风中摇摆。看得久了，总是恍惚以为，垂柳是位长发及腰的姑娘，正在我眼前梳妆，柳条的每一次摆动，都是她在笑，笑得枝条乱乱颤。

喜鹊在柳树上蹦来跳去，让我很是羡慕。这时候，我情愿是只喜鹊，想飞了，就在蓝天上无拘无束地飞翔，累了，就落在树上小憩，梳理一下自己的羽毛。这样想时，因长期窝在家的烦躁就会渐渐消失，内心就会平静下来。

有一次我努力把手探出去，让手臂伸长一点，再去长一点儿——妻子在身后一边叨叨着，一边抱住我的腰，生怕我掉下阳台去，终于，够着了，够着一根柳条了。有种闪电般的战栗感从柳条传来。我相信，那一刻，我握住春天的手了。

那一刻，我与春天约定，等疫情结束，我会到公园去，到田野去，到大自然的怀抱里，喊一声：春天，你好！生命，你好！

品人忆事

抗疫时期的亲情

◆ 葛道吉

“春节能不回来看望老人吗？”李洱这句话，不仅仅是告知他回了老家，还说明古老文化的春节意义，更隐藏着有亲情在，天经地义的敬老。回家即是自然。

家乡已在期待，很多人盼望着能有一套签名的珍藏版。不巧的是，小城三家新华书店都没有了《应物兄》。网购业已停止，谁会不知道春节的力量呢？

想到老朋友成文，北京布克思文化传媒公司的成总，济源人，正在家乡筹办济源布克思分公司，专营图书。很快拿出一套供签名送人用。其实，大量的读书人早已买到了《应物兄》，能签名更是完美。几个乡镇、局委已把《应物兄》作为文化礼品奖励先进工作者，或者朋友间互送学习，实在是很有意义的事情。这对李洱来说是情理中的事，岂料这个可怕的签名数量，整整签了两天。

这两天是一个有序的工作流程。整箱的书乘电梯上至10楼，房间是流水作业，先有人把每一本书翻到签字那个页码，李洱在提供的名单上找到名字，准确无误签完，不忘在名单上把这个名字划掉，然后递给下一个人专门按上章，再由其他人收拾好重新装箱。近1000套的《应物兄》，上下册就是近2000本。当然，不断有人进来拜访，更有停下笔坐下来喝茶的朋友。看出辛苦，就打趣说：“当年莫言获了诺奖，咋过的！”李洱摇摇头笑了笑，加深着额头的纹路。

有两三天了吧，天的脸色总不是那么光鲜。宾馆焦虑着客户的春节订餐，有些公开打招呼退订，没有招呼的呢？“明年年三十，要回去上坟的。”李洱说。是啊，当地有这个风俗。但是李洱明显不是入乡随俗走走场那个样子。我从他做完即刻扭脸背过去的表情，看到了他胸中奔涌着浓浓亲情的波涛。他要去祭奠自己的母亲。在自己潜心创作的时日，母亲走了。没能看到《应物兄》的出版，没能看到《应物兄》的获奖。当13年的努力圈上句号的时候，李洱掩面痛哭。在后记里说“母亲三周年祭奠活动结束后，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，我打开电脑，再次从头写起。这一次，我似乎得到了母亲的护佑，写得意外顺畅……”母亲也一定想知道它是否完成了。在此，我把它献给母亲。

李洱说：“明天就不陪你了，你到老娘的坟头报个喜吧！”我突然也扭了脸过去。片刻，我发现两个人都背着脸没去注视对方。大年初一中午更不便打扰，李洱要好好陪老父亲吃个饭，姊妹们也该聚一下了。我甚至不去打电话。直到下午四点，我想即便午休也该好了。电话接通，我直接问“没有喝多吧？”“就没喝！”“咋呢？你不是专门给老父亲带了酒回来的？”“疫情这么严重，在一块儿聚集不安全是其一，我不能控制亲朋好友的探望啊！”李洱看着我又说：“中午接到三个电话，有两个是站在家门口的，说想看望一下老父亲，街门怎么锁着呢……”

我看着不是那么清丽的天空，意识到媒体和一些标语的提醒是应该的。尽管有点“硬核”，像海啸一样轰烈而无情。“今天不聚餐，为了今后长聚餐；现在请吃的饭都是鸿门宴；不聚餐是为了以后还能吃饭，不串门是为了以后还有亲人；老实在家防感染，丈人来了也得撵。”……让人读得一愣一愣。细想，理在那儿摆着。大街上明显寂静了。行人、车辆几乎不见。宾馆更没了往日的繁茂，自助餐也不显露出一丝休闲与散漫。我和李洱面对面用餐，他突然起身又拿了个盘子，我以为他想

增加哪个菜或水果什么的，岂料他在两个谈兴正浓的服务员面前低语了什么，服务员及其抱歉地快速离开。原来，两个人没有佩戴口罩，面是忘了盖上盖子的菜品。

我心里不由涌起一股热流。不是吗？非常时期，来不得丝毫马虎啊！全国形势异常严峻，不断收到白衣天使忘他的英勇事迹，不断收到全国各地纷纷捐助、慷慨援助武汉的消息。李洱说初四回京，迟了路上会有困难。突然又有所思说：“《石榴树上结樱桃》的创作，17年了，那是非典时期，在家不能动，写成的。”

如出一辙的新冠疫情，不会像非典那么长时间吧！初三下午李洱突然打来电话，告知说“我已进入河北了，很快到涿州。走得急，没顾不上给你打招呼。”“怎么初四突然改到初三？”“有一辆亲戚的顺路车，现在不能坐高铁了。”

这我理解。但是有一点，我马上说：“为你准备的仁德丸子咋办？只能放下了。”李洱熟悉的笑声里，明显摆出了“情况吗，就是这么个情况”的架势。笑完了，说：“没事，让你的弟兄葛道宏先拿着，他如果享用不完，再说。”

很多朋友调侃《应物兄》中葛道宏是我弟兄，李洱也这样顺应着玩笑。我说“那好吧，多保重！”

无论是前线，还是后方，最激烈的交锋或是最温情的相视，我们都在战斗，我们都在坚守。

在张家界社区楼栋防疫值守点，夜色已笼罩，楼栋长在灯光下梳理居民的出行次数，志愿者一一走访，保障留守老人的生活起居，社区工作者挨家挨户发放防疫宣传资料。

这些场景，这些数字，由秒到分，由分到小时，由点到面，从日出到暮色，你会看到无数家庭宅家也是做贡献，你还会在大街小巷看到，匆匆奔波的基层干部、民警、志愿者，静与动，攻与守。

千千万万的力量汇聚成战“疫”的海洋。

惊惶之后，伴随鸟语花香，生机勃勃的春日正向我们走来。

援鄂抗疫医疗队荣归

◆ 杨德本

黄鹤送行双塔顶，白衣解甲展春容。商都皆为英雄赞，民众争夸医护中。抗疫凯歌传高向，降魔壮举聚丰功。江城会战铭青史，天使光辉耀碧空。

金水春色

十里金堤满目苍，春风暖岸百花香。飞莺歌舞撩人醉，垂柳婆娑织锦画。楼影银波相映美，虹桥亭榭竞增光。更怜名胜沿河建，子产有知亦举觞。

连载

省府前街

冯氏转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氏转脸向奕雯，抓住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小姐，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。如果不能带你回家，或者你身上少了一根毫毛——小姐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冯